

題目：閉

一開始的原因是我只能確實感受自我存在。即使我同你談話、肢體接觸，我仍無法確切感受你。我不曉得是否你和電鍋、冷氣機一樣，只是設定妥當的制式回應工具，我不能感受你如同感受我一樣，明白我確實是個有機體，隨著自己的想法支配四肢，吐出言語。無法體會的結果，我自然變成自我中心的愛幻想角色。自我中心的自負淹沒我，自以為像小說、卡通片的主角一般不同凡響。我有無邊無際的幻想，又看了些書本，贏得些謬讚後更加猖狂。由是，我經歷許多，成為我。

我外現的謙虛、有禮就是我內在狂大傲慢的佐證與對比。呈現在我外在氣息的自卑羞赧，是我自命不凡自大心靈不停茁壯的溫室玻璃，但在心靈的某一部份角落，隱隱約約擔心惶恐著，他的兩隻眼睛死都不願睜開，不肯仔細觀看，到底我那深埋心窩的驕矜有無真實存在的價值。他怕的很，於是溫室玻璃就大大派上用場，溫室只允許耀目陽光透入心房，阻絕危害物質。那就是為何傲慢的苗芽漫不可禁，絲絲條條纏繞心臟，更甚，探入一長長芽條，試圖把心房撐漲，漲破玻璃硬殼，到外界證明自身無可替代的存在。可是小小部分的膽怯心靈卻努力的緊縮著，他知道一旦溫室破裂，細細一道裂痕也可能產生想也不敢想的後果，外面有牙尖嘴利的蛇會直攔入裂隙，咬斷藤蔓，在根部注入毒素，不禁風霜沒有免疫能力的青澀綠藤就此枯乾，一蹶不起。就這樣，膽怯的小心靈和急欲衝出溫室的綠藤形成無可奈何的平衡。

而我就是這平衡的外部體現。體現在各種行為表現，如人際關係、競爭比賽上等等。面對著外在的種種吸引，我感覺那蔓枝簡直是張牙舞爪，恨不得戳出溫室。他相信透明外的金黃大地，是他展露青綠枝幹，培植更多芽苗的好溫土。在幾次與心靈的抗爭中，他鼓著不畏虎的氣勢，掙脫心的制衡，撐出一縫裂痕，洋洋自滿的伸長枝條，滿心要在玻璃外的泥地上植上新芽，充耳不聞心的輕嘆。那芽迅速拉高，抽葉，在炙熱直設的金陽下露出頭臉，得意的和風一起顫笑起來。可沒多久，芽葉上竟孵化出毛蟲，嚙咬他的青葉。是風帶來的，笑著攔在他昂揚展放的青葉上，毛蟲們的微微小口不斷嚙食，很快的，葉沒了，莖肉殘缺。一隻毛蟲則鼓漲著肉感的軀體，一蠕一蠕的爬在殘缺的莖上，化蛹。成蝶的那一刻，莖堪受不住將成蝶的生物在身上的晃動，硬生生和根折斷，倒在泥地上看著彩蝶翩翩飛去。葉光了，莖倒了，根漸漸爛去。

不知何時，蔓藤縮回他銳不可擋的蔓枝，溫室又密密緻合看不出裂痕，芽蔓不再張舞枝條，默默長出乾硬的樹皮，成了直直的一株小樹。平衡開始傾斜，小樹也沒抗議什麼，陽光仍然自溫室玻璃透入，樹規規矩矩的向上伸展，玻璃外的

世界他試圖忘卻，盡管有時他懷念著熱烈炙人的光度和未知新奇的生物，但他同樣想到風，想到毛蟲，想到展翅飛去的蝶。

「為什麼我不是蝴蝶？」他有時岔岔的想著，忿忿不平。為什麼蝶能自由飛舞空中，披一身彩衣招來花花草草的目光與愛讚。為什麼我的葉不能輕靈擺動，沒有亮眼艷麗的色彩。當然這只是他在心中的默想，無傾吐之意也無所傾吐。在多年後，他長成結實樹木，溫室仍罩著他。有天，蝶又經過他的面前，對他善意的笑，他明白蝶並不是故意毀壞他，只是生命的一種巧合罷了…。

我一直處在自卑築起的溫室裡。而我的心有一個名字，叫做困。在自命不凡上的自卑心裡有能力保護我的尊嚴，也是關住我的一道門。有時我喜悅的在溫潤潮濕中自滿，有時我壓低身子，趴在地上，窺視門縫透入的光。我躲避人群中的一道道目光，那是穿透我防線最直截了當的武器。閉，在某種程度上來說，也是避。蝶拜訪過我後，我看清許多，可是那種動作已經成為一種慣性，是身體的其中一組定律。有些人天生愛孤獨，我絕不是。我喜歡熱鬧，喜愛被包圍、愛戴，因此又產生我另一種特點。

我是一棵不高的樹，卻希望大家抬頭望著我。我搬來一張張椅子，疊成高高的梯子，用根包覆著，努力偽裝那是我樹幹的一部分而不落下。這時，我最怕一雙慧眼銳利的眼睛，閃過我的軀體，看出我的笑容、謙和、有禮、寬讓，全都要在前頭多擺上一個字。當然這也是一種閉，可我還得為自己辯駁，身在此處，我為何不能如此，我自認為沒有道德上的罪，我心裏的一部分贊成。

堆疊的高度和堅厚的玻璃是我最大的依賴，也是我最多痛苦的來源。我想著世間所有生物都能和我喜悅相處，那卻又是取決於我自身，一種投射進我內心的化學反應。我能拿掉玻璃的那天，大概是樹已經垂垂老矣的時候。「放過自己吧！」我這樣想，但心是不由我操控的，生命歷程的種種組成其行事作風，曾受過傷，反射性的就要去閃躲，這也是無可厚非，況且強力改變可能招來不妙後果，完全擊垮心自定的存在價值，到時候可不是閉門了事可解決的，只怕會完全粉碎無法復原。

也有見過沒有溫室的樹無畏在外，挺直身子招風，被嚙咬、注毒都不懼。躲在玻璃下看著蛇群、毛蟲和他的互動，看他享受陽光、雨水及自然的一切。很敬畏他天生的驍勇，也佩服他調適剛好的心靈素質，我相信那和天生的性情有關，我雖羨慕他的自在，仍有慶幸自己不用經歷那些的自喜。我想我的閉無可救藥。